

# 同在上海打工 全家团圆却不易

## ——安徽人陈龙萍寄希望于“老了再回家乡”



特派记者 姜燕

**陈龙萍** 女,48岁,安徽庐江县柯坦镇梅花村人。现在上海一家酒店做保洁,兼做钟点工。

“我的家,美吧?”陈龙萍许久不曾这样凝视过自己的家乡,一时间有点忘情。她在上海打工3年,今年除夕下午,记者驱车来到她的老家安徽庐江县柯坦镇梅花村。

从小山坡望下去,山村风情,尽收眼底。远处,是大片收割过的稻田和一排农家屋舍,池塘静的水面有如明镜,镶嵌在乡野之中。近处,是她家的老屋,一幢两层的红砖小楼。

“荒废了。”陈龙萍拂开小路两边的杂草,忍不住一声叹息。从前,勤劳的她把家门口打理得整整齐齐,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从她嫁到梅花村,到3年多以前锁上门,去上海打工,这里一直是她心爱的家。可现在,早已是门前小径无人扫,唯有门前腊梅,娇蕊如旧,清香吐吐。

### 一家人都到了上海

“刚到上海的时候,特别想家。”陈龙萍回忆。来上海二十多年的侄



■老屋虽然已经有些荒废,但一直是陈龙萍心爱的家,她希望有一天能再回到这里  
姜燕摄

子笑话她说,丈夫和儿子都在上海,还想啥?

“可这是我的家呀。”陈龙萍说。

陈龙萍夫妻俩喜欢家乡安逸的日子,要不是钱不好挣,女儿和儿子要上学,他俩还不愿意背井离乡。

早年,丈夫陈永富在家旁边的小山上做生意。后来生意不好做了,8年前,他才到上海打工,在静安区一家公司里做绿化。陈龙萍则在家陪着女儿和儿子读书。女儿考上大学,儿子也初中毕业,不愿意继续读书了,她才下决心到上海。

初到上海的陈龙萍特别不习

惯,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里,耳边尽是汽车马达声,水喝到嘴里有股怪味。

她进了一家酒店当保洁员,每天早出晚归。觉得钱挣得不够,又兼职做钟点工,从酒店下班后,再到附近人家做2-3个钟点。雇主家觉得她辛苦,可她觉得,比在家里种田轻松多了。酒店管理正规,还给交五险一金,让陈龙萍觉得有了保障。

儿子不顾她的反对,执意要当厨师,现在一家饭店里做事。女儿去年大学毕业,也来到上海,进了一家知名的视频网站工作。

### 团圆梦都难以实现

虽说一家人都在上海,可团圆并不容易。陈龙萍拿起儿子房间里一个相框,里面是他们夫妻俩和儿子在外滩的合影。每到春节,一家人才回来一次,但总不齐全。今年春节,她和丈夫、女儿都回来了,儿子饭店忙,留在了上海。

“儿子在的时候女儿不在,女儿回来了,儿子又没回来,我就盼着啥时候一家人能在家拍张合影。”陈龙萍的梦,温馨而简单,却这么难实现。

和往年不同的是,今年家里有点大事。夫妻俩在村子的街边买了一套新房,3层楼160平方米,两人在上海没法装修,全部包给别人做。“回来只要付钱就行了。”陈龙萍说。

“不瞒你说,我去上海前,家里一点积蓄都没有了,全供两个小孩上学了。这套房子的钱,都是这几年在上海挣的。”陈龙萍说,她去年收入不错,打的两份工加在一起,有四五万元的进账,而且搬去了丈夫单位的宿舍住,不需要交房租和水电煤费,她一个人吃得又简单,花不了多少钱,基本上是净赚。

“他比我挣得还多。”陈龙萍笑了。

### “等老了再回家乡”

一家人都到了上海,将来还打算回老家不?走在田埂上的陈龙萍

停住了脚步。

她家原来有4亩林地,5亩农田,去上海之前,都租给了别人。

“4亩林地,包给别人15年,每年租金800元,人家种的都是绿化用树。5亩农田,请别人做,没算期限,每年租金600元。”陈龙萍说,这边土地租金低,可比荒着强。

“这边空气好,水好,安静,东西好吃,生活舒坦,可就是挣不到钱。”虽然陈龙萍刚见到记者时,骄傲地介绍村里是“农业示范区”,但她说如果自己种树,几亩地出不了效益,村里还没有合作社,想挣钱没那么容易。陈永富说,离村子几公里的山里,景色非常好,但当地旅游开发没做起来,想办农家乐也没人来。

所以,两人的希望还是寄托在上海。

“等我们回来,地还能拿回来种。”陈永富说。

啥时候回来?陈永富笑笑,“那得等老了吧。”他这个想法和很多老乡一样。

陈龙萍说:“等儿子结婚生小孩,他要我帮他带,我就回来吧。”可她也吃不准,儿子结婚是不是一定要回家来住。

### 【寄语家乡】

**陈龙萍:**这些年,家乡变得越来越好,希望家乡的水一直这么清,天一直这么蓝,有一天我能回到这里,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。

## 背井离乡求更好发展,江苏人孙令铎还是难舍美丽故乡——

# 在老家买套房 留条退路留住根

特派记者 姜燕

**孙令铎** 男,32岁,江苏阜宁县益林镇马荡村人。大学毕业,现在国内一家通信公司上海分公司任职。

大年初三,记者来到江苏省阜宁县益林镇孙令铎的家中。春节的小镇,热闹非凡,鞭炮声声,街道上车水马龙。在他家小坐片刻后,孙令铎便领着记者前往10公里外的老家马荡村,他在那里出生、长大,感情深厚。他说,那里正在开发旅游,建设得相当不错。

### 家乡正在开发旅游

未到马荡,便见一座新建的牌楼横跨道路而立,上面写着“马家荡”三个大字。孙令铎说,传说这里是神笔马良的故乡,所以打造旅游区时,就将这里称为“马家荡”,在刚落成不久的广场上,还树立了他的石像。

“以前北边这里是一片农田,现在开挖了一个人工湖,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叫月牙湖,湖边建了一座酒店,一片别墅区,很多在外地打工或者当老板的人把房子买在这里。”孙令铎介绍。

“南边这片水域,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。”孙令铎看着车窗外的芦苇荡说。他解释,荡的意思就是既不是河又没有湖大的水面,周围生满



■孙令铎既以自己家乡的美丽为荣,又感叹留不住年轻人  
姜燕摄

芦苇。“原来水清澈见底,可以直接取来饮用,夏天跳下去游泳,特别好。”他说,由于周边没有工业企业,没有工业污水排入,所以水质还可以,但也受到生活污水影响,不再清澈。

水边停了一条两层楼的木船,那是一家新开的水上酒家,也是附近唯一一家饭店。旁边野趣横生,鸭子列队沿着河边游向芦苇深处,一群白鹅在岸边“昂昂”叫着。

“这里刚开发旅游一年多,开发的区域也小,农家乐还没做起来,不过肯定是发展方向。”孙令铎说。

### 在上海生存实在难

野生昂刺鱼、本地河蟹、软炸小河水等河鲜端上桌,孙令铎热情地招呼着,也打开了话匣子。

大学毕业后,他在南京工作了两年,便来到上海,应聘进现在这家国内知名通信公司,做海外市场技术支持,曾长时间驻外。最近两年,他也是一年中几个月在上海,几个月在国外。

“刚到上海的时候,在张江租了间房子,是标准的群租。”孙令铎说,

一套两室两厅被改装成了“四室零厅”,用木板隔出来的墙一点也不隔音,真的是“鸡犬之声相闻”,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这样的房子当时的月租金是800元,比正规的房子省了几百元。“就是现在,我们公司也还有不少年轻人住在群租房里,张江的房租实在是贵。”孙令铎说。

在上海,孙令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,户口、房子、婚姻,三座大山压得这个“张江男”喘不过气。他想过回家,几年前在家人的介绍下,谈了一个南京的女朋友,便在南京买了套房。但事不如人愿,后来出现的意外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。两年前,他把南京的房子卖了,在上海三林买了一套两房,准备定居下来。

“买房子也是为了办上海户口。”孙令铎说,公司外地人占了90%,大都没有上海户口,公司每年给大家排队分租,有房子能加好几分。“本来去年我已经能排到了,但上海市进户口又严了,只好暂停。”对此,他十分无奈。

### 在家买套房留住根

说起家乡,孙令铎又是骄傲又是感叹。骄傲的是家乡这么美丽,感叹的是再美也留不住人。

“不要说马荡村了,就连益林镇,都留不住几个年轻人。”他说,除了阜宁县移动、电信这样的公司还能留住年轻人,其他职位都没什么

吸引力,尤其是对那些在外地打工的人。

“在这边做公务员,一个月也就两三千工资,没人看得上眼。”孙令铎说,他家里人曾经想让他回来工作,打听过一些“行情”。“当地也没什么企业,除非创业,但是在县、乡、镇想做点事,没有人际关系网,哪能做得了?”

吃完饭,孙令铎带着记者到月牙湖边,他家新买的房子参观。“我家在我读大学时就搬到了益林镇,原来想把马荡的房子卖了,但是那样一来,多年的根就没了,中国人还是讲个故土难离。”于是,家里就在马荡村买了这套三层小楼,虽然离原来的家有点距离,但毕竟还在马荡。平时93岁的奶奶住着,春节时他们一家会回来。

“很多人都是这样。”他指着窗外那片别墅说,在外打工的人有的在外地买了房子,但还在家乡买一套,留个“根”在这儿,到了春节就回来,在老家热闹一下,也给将来留条退路。

### 【寄语家乡】

**孙令铎:**希望我美丽的家乡马荡的旅游能办得红红火火,吸引各方游客,到了春天、秋天,人们到河边垂钓,享受乡村美景,品尝四时河鲜,那时月牙湖边的酒店宾客盈门,农家乐里笑语欢声。